



三过豹子岗

济南部队文艺丛书

三 过 豹 子 岗

张 揚 著

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三 过 豹 子 崗

张 揚 著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(济南经9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01号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書号: 2998

开本 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 2 3/8·插页 2·字数 46,000

1959年9月第1版 1959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100

統一書号: T 10099·787

定 价: (8) 0.22 元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包括“三过豹子崗”等七个短篇小說。

“三过豹子崗”通过豹子崗的变化，着力描繪了一个英雄母亲的光輝形象。“崔金厚”主要表現老战士的英雄性格。“迎春”則較細膩的表現了軍医对伤病員的关心和工作热情。“边防軍人”通过新老战士的关系，表現了老战士的精神品質和新战士的成长。“荣誉社員”反映了大尉方玉林对农村的高度热爱。“沸騰了的大海”表現了部队首长与战士的亲密关系，和老师长豪迈的革命氣質。“爱”反映了炊事班长崇高的思想品質。

这些短篇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，生动地反映了部队生活面貌和人物的精神品質。

目 录

三过豹子岗.....	1
崔金厚.....	16
迎 春.....	28
边防军人.....	37
荣誉社员.....	46
沸腾了的大海.....	56
爱.....	65

三过豹子崗

坐了一夜火車，又坐了一整天汽車，傍晚時，我來到了豹子崗。彩霞燒紅了西天，小河里蕩漾着金色的漣漪。象一只柔手在心上輕輕撫摸；一片溫和、靜謐迎接着遠方歸人。

下車之後，信步朝莊里走去。九年未到，這原來十分熟悉的小村莊，卻變得這樣陌生。密密叢叢的樹木環繞着村莊，這倒很象十五年前那樣子。我記得很清楚，要去的那一家，是近臨公路、稍離莊頭、和小村莊當中保持很大空隙的兩間小草屋。可是現在看不到哪一間房子還和小莊有個空隙距離，眼前的房屋連成一片。

我呆呆地站在那裡，好久沒見一個人走過。想拍一家門去打聽打聽，又不願動。站了一會，我忽然懷疑起這是不是豹子崗？它比記憶中的豹子崗變得太多，大得太多。

東天上閃出了第一顆星。我仍然站在那裡遐想往年間的豹子崗……。

忽然發現前面不太遠處，有一塊高高的土基。呵！那是當年據點的崗樓在處；想起來了，是，這是豹子崗……。

“老方！”这么熟悉的声音，我蓦地轉回头来，一位鬢发蒼白的老大娘站在一边。瘦削的面孔，两个眼窩深陷，前額、眼角和鼻翼都是深深的皺紋。听声音我想叫出她是……，但是仔細看去，好象有些熟悉却又不認得。我无言以对地看着她，她慈祥微笑地看着我。

“同志，你是找人嗎？”这声音确很熟悉，可从記憶中又实在想不起这是誰。

“我来探望一个人……”

“老方，你忘了你文大娘了嗎？”

“呵？大娘……”我一把緊抓住她的手。仔細地看，是她，可是激动得再說不出什么話。当面我竟然認不出要探望的人，大娘是这样蒼老了。

“大娘……”心里一陣酸楚，沒說出要說的話。

“孩子，到底沒忘你大娘。大娘老了，你認不出来了。”她声音里有些哽咽。見了她，我立刻想起了近二十年的往事，可是我不敢說出什么。

“回家吧。”她順手接过我的手提包去，象往日一样，没有什么推讓，我跟在她后面走。

沒走几步，我們进了一座小院。刚要进堂屋，正好一位姑娘从屋里走出来。一看見我怔了一怔；便問大娘說：“娘，你去开会怎么又回来了？”

“老方来了。”大娘順手把手提包遞給她。那姑娘沉吟了一下，說：“噢，你是老方同志，方排长？”她說着話那么天真地笑了。我有点奇怪地点点头，便問大娘：“这是……”

“三丫頭。”大娘看她不好意思地低下頭，便笑了笑說，“嗯，大名叫佩華。忘了嗎？這不是那晚上炕上那個頂小的嗎。”我看了看大娘，多少話在我們眼里說出。她這時大概發覺剛說的話，引起我的心事，也不由得苦笑了笑。

坐下之後，大娘便說：“我不能陪你坐，那里開會等着我。讓佩華先給你做飯，等你吃完飯，再讓她開會去。”

“大娘，你去開會，我這是休假來探望你，咱娘倆盡有時間說話。也不要做飯，讓佩華先去開會。”

“多少年回來一趟，別跟你大娘說廢話。我去開會。”大娘站起身來往外走。“佩華，洗手做飯吧。你方大哥好吃面条子。”她說完走出門去，佩華答應着便去做飯。

屋里安靜的很，我仔細地看着各處，找不到一點熟悉的东西。十三年前，在那間破屋里，除了鍋碗之外，只有炕上的一領破席和一條破被套。現在一切都是新的了，到處收拾得干淨、舒適。如果不是心里記得，怎么也難聯想起過去。

牆上挂着毛主席贈給老根據地人民的題詞，再旁邊是一張烈屬證明書，這，十三年前帶這個消息來的是我……

……一九四三年十月的一個夜晚，我帶着一個排，悄悄地來到豹子崗庄外，臨近公路的一間獨立家屋門前。屋里暗暗的沒有燈火，我輕拍了後牆三下，又在小窗下輕叫：“文年水！”再轉到門前時，文年水已經開了門站在那里等着。一見我便低聲說道：“快進！”一排人迅速地全進了屋。炕上睡着三個孩子，一位四十多歲的婦女站在炕邊。雖然第一次見她，可我猜想到

这是文大娘。她把三个孩子往炕一头拥了拥，便說道：“同志們都上炕暖和暖和吧。”战士們起初都不好意思，直到我又說了一次，才有一部分人挤到炕上去。还没等說什么，文年水忽然看見我身上的破褂子破了几个洞，再看战士們也好多都是这样，便說道：“三儿他娘，你快給同志們縫縫。老方先脫下来。”費了一陣唇舌，我們到底还是服从了他。小窗子已經堵上了，就着一点昏黃的灯火，文大娘低着头，一針一針仔細地縫着。看着炕上睡着的三个孩子，看着他們老夫妇俩，我带来的消息，不知怎么說好。想了一下，还是先放一放好。我把文年水叫到一边，低声地問道：“事情你知道了吧？”

“区里昨天派人来和我談过。”

“豹子崗这一安据点，鬼子汉奸就东西南北的拉上了手。这一带老百姓遭了殃，咱們小部队活动也增加了困难，所以上級决定拔掉它！要想硬攻这又是圩子又是壕沟的据点，我这么一个排当然有困难，所以才……。”

“干吧，我沒啥說。她呢，虽說才刚是个候补党员，可也不是那光管个人的人；只要是为党的事，她也沒什么說的。”听这话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想了想那件事还是應該告訴他。

“还有一件事。”

“什么？說吧。”

“玉山牺牲了。”我声音低得連自己也难以听见，說完便不安地看着文大娘；我后悔了。現在一說，她要是哭起来，就得惹麻煩耽誤大事。文年水听罢这话，两眼立时湿润潤的，好半天沒說出什么。过了一小会儿，点点头說：“知道了。”他发呆地

在原地站了站，又輕輕地走到文大娘身邊，看着她却不說一句話。過了一會兒，她感到有點奇怪，眼里敏感地流露出一不安的神色，說道：“你閃閃，擋着燈亮了。”

“三兒他娘，我告訴你件事，可一定不許哭。”她拿針的手突然地顫抖了一下，有點驚惶地看着文年水。“老大犧牲了。”一句話未了，淚就順着文大娘的眼角流了下來。

“不許你哭，沒告訴你嗎！”文年水有點發急。

“嗯……”她答應着，淚却仍然止不住地流下來，她停下了手上的活計。戰士們都默默地低下了頭。

“我告訴你，看見了嗎，同志們在這裏還有戰鬥任務。你要是哭出聲，招惹了鬼子漢奸來，事就全完。要哭明日再哭，懂了嗎。”他發啞的聲音，象一塊重石壓在我心上；沒想到他的感情能這樣堅強，可是這越發讓人不好過。我蹲在炕根下吸煙。

文大娘又一針一針地縫着，淚一滴滴落在她自己的手上，落在正縫着的破衣服上。我隔着窗縫看了看天，已經不早了，便低聲告訴同志們開始動手。戰士們順着靠公路那邊的山牆，各按自己的位置挖射孔。那個有十多歲的大孩子忽然被驚醒，驚慌地看着眼前的情景。文大娘趕忙拍着他輕聲說：“叔叔們干活呢。快睡，娘在這兒。”孩子又睡了，母親的眼淚滴在孩子身上。

拂曉前，一切準備妥當，等待着戰鬥。屋子裏十分沉默，誰也不說話，互相無言地對望着。文大娘走到灶邊，從鍋里端出一盆還微溫的胡蘿卜，放到炕中間，說：“同志們吃點充充飢吧。”說完又坐到原來的地方去做活。文年水深情地看了她一

眼，說：“我還忘了呢。吃吧，同志們。湊合着墊一墊，咱家里就這些了。”我差點流出淚來。戰士們誰也不吃，都只是激動地看着這老夫婦倆。任文年水這次怎麼說，我也不能再下命令。文年水急得要哭出來：“同志們，吃吧。你們為誰，我為誰。咱自家的，吃吧。”他把一個胡蘿卜先送到我手上，我默默地接過剛放到嘴邊，忽然眼里一熱，趕忙扭過頭，擦乾流出來的淚水。戰士們都那麼困難地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。有一個戰士挑出幾條大的，放在孩子們的头前。文大娘看着他，停下針綫，許久許久不能低下頭去。

太陽升起了老高，估計敵人快要到了。她突然說：“不能就打！”我聽這話當時一怔，馬上問她為什麼。她說：“你們打完一走，鬼子漢奸來檢查，一看是在這裡打的，你想這兩口大人三個孩子，他們能給剩一個嗎！以後的工作怎麼辦。”文年水一聽這話，急得直想一步跳過去，我趕忙用手攔住他。她這話很有道理，不過也真讓我為了難。事情到了這一步怎麼辦，要是干脆不打，隱藏在這裡天晚撤退，以後另想辦法也可以。可是在隱藏的時候，要是讓敵人發覺了，那就是一場大大的麻煩，我們將處於完全被動的情況。想到這，我問她怎麼好，看得出她一直在思索這些事。果然我一問，她便說：“你馬上把俺兩口子綁好，堵起嘴來，吊在梁上，綁的越緊越好，堵的越嚴越好。三個孩子扔在炕上，他們都會老老實實地不吭聲。”聽她這麼一說，文年水立刻去找繩子。可我聽了這話比剛才更為難了。她見我猶豫，便說：“多想啥呢，來不及想別的了。既是为了打日本鬼子，大家都要受點累吃點苦。來，動手吧。”這一霎她好

象变成另个人似的。我見她說的那么坚决，說的也确实对，就按她的办法做起来。繩子不够，又加上我們的綁帶。一切剛完，就見据点里的汉奸小队已經走到不远处。这个据点的汉奸小队，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全体出动，巡查公路。战士们似乎突然增加了力量，一个个咬着牙紧握着鋼枪，圓瞪双眼，怒視着敌人，准备一枪一个地把他們全干掉。

汉奸們大搖大摆地进了我們的火力圈，我低声下达了命令，于是枪声齐发，紧跟着排子手榴弹送到敌人跟前，霎時間一片尘烟，敌人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已經被压在那里。

战斗很快地結束了，除了打死打伤，剩下的汉奸也全当了俘虏。

临撤走时，我看了看梁上的大人，又看看炕上的三个孩子，他們安靜地坐在那里，最小的那个女孩，拿着个胡蘿卜坐在那里发呆……

“老方同志，吃飯吧。”佩华已經把飯摆在桌子上，看着我那出神痴想的样子，她差点笑出来，我不自然地摇摇头笑了笑，接着剛才想的看了她一眼。

我吃着飯便催她去开会。她摇摇头說：“等你吃完，我收拾好了再去。”

“別耽誤了事，我来收拾，你快去。”

“你怎么这么客气了呢？你过去不是拿俺家当你自己的家嗎，現在进城学文明了？”她說着話忍不住地笑起来。这姑娘这么落落大方，使我不由得又看了看她。寬寬的前額，两条象男

人似的浓黑眉，圆溜溜的眼，竟然这样象她爹。

“这会不要紧，是欢送应征服兵役的人们，有很多人讲话，晚去不要紧。我娘急着去，是她要代表好几方面讲话，她是社长，又加上我三哥也应征入伍。”

“噢！”我停下了筷子。“你三哥入伍，是玉田吧？”她点点头。“玉海是你二哥吧？”

“对，他现在是俺区的区委書記。”

“你二哥在外边，你三哥这又走，大娘愿意吗？”

她不以为然地看了我一眼：“不愿意？說不的还是全区的典型呢。你好象不知俺家是个什么家，一色紅：两个党员，两个团员。”她說着又嘿嘿地笑起来。

我真喜欢这姑娘，这么真挚，这么純朴。

飯后，坐在椅子上，想了一会儿，我忽然問佩华說：“大娘多大岁数了？还能担負这么多工作嗎？”

她刷洗着碗扭回头來說：“說的是呵，她都六十三了，常是整白天整晚上地工作；加上我又在社里当會計，家里的事，她还得担好多，看样她挺硬朗，可总是到岁数了。每逢我一劝說，俺娘总是用‘党员不工作干什么’这句话，頂的我沒話說。”

“嗯——”我在想……

“你光是嗯，嗯。你来了得起作用呵。”她收拾好家什，走到离我不远处說，“她有思想問題，好多事她都觉着非有她做不行。别人当干部啥样咱也见过，可就没见过她这样拚命的干法。在她眼里，别人和我一样，都是她的孩子，啥时候也是孩

子。”她这个直爽热情劲儿，我也得說她还保留着很多孩子式的純摯感情。

“我能起什么作用？”

“劝劝她呀。”她两眼直直地望着我。

“我大概不能。”

“嗯，試試看吧。你自己坐吧，我去开会了。”她笑了笑，晃着两条辮子跑出門去。

我在椅子上坐着，感到有些疲倦，便移到炕上去半躺着，仰望着屋頂，点数着一条条的房梁。一条条的房梁，又讓我想起了往事……

……一九四七年秋末，我們的軍隊把蔣家匪徒从这里赶走，可是村庄已經被匪軍們破坏得不象样子，所有的树木被砍伐得精光，牲畜也被杀光搶光，再听不到一声鷄鳴，到处是血迹，多少房子成了一片廢墟。曾是欢騰的村庄，如今看不見一点生气。村边的小河里滿都是杂乱什物，鷄毛，牛、馬的骨架，凝聚成一条腥臭、蕪乱、暗紫色的死水。乱七八糟的东西堵塞了河心，小河再沒有了往日快乐的喧囂，一动不动，象是豹子崗的人們在悲伤地暗泣。残存的树桩，被剝去树皮；一处处残破的墙垣，一条条街道、胡同，都留下血污和彈痕。偶而遇見一个人，也是低垂着头，痴呆呆的眼睛，默視着土地。連平常最坚强的男子汉們，也擦不干脸上的泪痕。人們象是被灾难压得失掉了一切希望，連最后一把种子都被燒掉了。怎么办哪！豹子崗受的伤太重了。

为了帮助羣众重建家园，政府派工作组到各个村庄，我随着工作组一起来到了豹子崗。进村那天，正碰上前街上春山二叔在和文大娘爭吵。

“人挪活，树挪死，你光劝光留，到冬天在这里喝西北风冻死？”春山二叔的花白胡須乱抖，嘴里急得直噴唾沫星子，瞪着眼睛看着文大娘。

“二叔，您是咱庄里有年紀的人，好多人看着您行事。您要是一走，多少人跟着走，难道咱豹子崗真的从今叫蒋介石給除掉了嗎？”她眼里泪花一轉。

“在这里死靠又怎么办？”春山二叔还是那么大气儿。

“老大爷。”我赶上一步去說：“您放心，政府这不来人了嗎，东西也就送到。困难咱能渡过去。”

“玉泉山水甜，远水解不了近渴。同志！”他看着我。

“再近还有政府近嗎？二叔，您信老方同志的話吧。再不然，您还不信共产党嗎？共产党还在咱豹子崗。二叔，您听我的話吧，我已經是……”文大娘的泪在眼里忍不住地流下来。她一下子擦干，又要接着說。

“我信，我信。”老头子眼里突然湿润起来，連連摆手不讓她再說下去。“二叔信共产党，也不能讓你为难。”

“那二叔你回去吧，你盖房子的事，我立刻想法办到。”她把話說得很肯定，連我都不由得看了看她。

“好吧，你們在这里，我回去。”他将信将疑地走了。

“走吧，老方。多少事得你們帮助了。”我和她走到不远处一堆土墟的地方。我实在認不出这是什么地方了，它象豹子

崗庄內許多地方一樣，一片焦土；它又和別的地方不一樣，在那似乎曾是屋基的地方，也被匪徒們又挖起了三尺。在一邊象是誰挖掘出的一些東西堆里，除了破碗片、燒焦的布片，再也看不出那黑焦焦的東西到底都是什麼。從翻動的土壩里，散發出還未熄滅的噓人的煙氣，混雜着使人嘔吐的汽油味。文大娘哀傷的眼發直地望着我，渾身微顫。過了好長時間，她才聲音發抖地說：“這就是家……”她抑制不住的眼淚直流。

玉田坐在那里，看我們來到，帶着哭音說：“娘，我又扒出一根小梁來。”他滿含眼淚，兩手都是血。才十來歲的孩子，就失去了父親。我不敢再想，怕顯出來引起文大娘難過。文大娘從衣襟上撕下條布給玉田包上兩隻手。

“玉田，把那二斤面子給後院你鳳林嫂送去，她一個人拉着孩子沒法辦。回來再把這三根小梁給你春山二爺送去，扛不了就一同扛一根。”

“娘……”玉田洶洶的雙眼，遲疑地望着娘。

“听娘的話，快送去。咱今晚還住土地廟，明日搭窩鋪。回來娘給你煮菜吃。”文大娘兩手撫摸着孩子的頭，眼圈發紅，她抑制着自己沒使淚再流下來。

“嗯。”孩子用哭音答應着，背起小布袋，蹣跚走去。

“大娘，政府明天就把東西送到了……”

“那再說咱自己吧。”停了一下，她又接着說：“走吧，到村公所和干部們一起研究研究眼下的工作，怎么先把人安定下。再往後就該研究渡過春荒開春早耕的事了。老方，你們多幫助吧，庄里黨員、干部都犧牲得太多了。”我答應着，兩個人默

默地走向村公所。

在那短短的路程上，我象经历了漫长的苦难岁月，愿世上永远再没有那种凄惨的日子吧。我们走着，无论是经过一堆废墟旁边，还是经过一段残破的墙垣，总能听见哀伤的哭声；文大娘——告诉我这些失掉父亲、丈夫、兄弟、儿女的人家。正走着，忽然从路旁走过来一位不过二十二、三岁的少妇，她抱着一个气息微微的婴儿，另一个象傻了一样，看来不过五、六岁的孩子，紧跟在她身边。她头发蓬散着，脸上、身上都蒙盖着烟尘，两眼塌陷下去，远看象两个吓人的黑洞。她一把抓着文大娘的手，失声地哭了出来：“大娘，我还怎么过呀……”文大娘双手接过她怀里的婴儿，亲切地、同情地看着眼前的孩子和母亲，她张了张嘴，但又立即紧紧咬着嘴唇，她眼里的泪水险些流下来。

“三嫂，咬着牙吧，有党，有大家，扶帮着你，照应着你，谁也忘不了你。你看看我……”她停了一下又接着说：“咬紧牙，咱们一定能活下去！你的难处我全知道，你先忍耐一时，政府来人，我这就去开会。”她又默默地把婴儿放在母亲怀里。

我们走到早先村里开会、演戏的大场子上，她忽然停下脚步，指着地上一片隐约可见的血迹：“他爹……”

她忍着泪，把眼转看着远处。我偷着擦干自己的眼泪，安慰她说：“党和人民会记得他们，你也别太难过，为党为孩子们，保重身体。”

她突然大口地呕吐起来，一大口黄绿水，一大口黄绿水，她尽力地抑制着但又无法止住，最后吐出来的竟是血水了；她